



官板

四書通旨

六止

□ 12
979
6



口六12
929
6

四書通旨卷第六

番陽朱公遷克升學

出處去就



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
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
貴焉恥也伯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張子子使漆雕
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公冶長子路使子羔為
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先進

右明體用之學

愚案孔子之言體用貴乎兼備子夏之言體用

明治
月
年
日
講
未

貴乎相資若漆雕開可以仕而未肯仕則夫子
說其篤志子羔未可以仕而使之仕則夫子以
謂賊夫人其輕重先後又如此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
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而述有美玉於斯韞匱
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
者也子罕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賢
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並憲問古之君
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
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

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
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不能出門戶
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
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告子下

右明處物之義

愚謂用行舍藏待賈而沽三就三去皆以彼已
遇合言賢者辟世以下及荅原憲之語皆兼時
勢可否言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鄉黨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
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離婁下

右明見幾之智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上盡心}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

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

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並滕文公下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

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離婁上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滕文公下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

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
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
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
之也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
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
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
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奚可以與我友千乘
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齊景公田
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
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
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旂士以旂大夫以旌以

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
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
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
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
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
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
而以其官召之也萬章下

右明守正之義

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
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
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子好遊乎吾語子

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
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故士窮不失義達
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
望焉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
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並盡心上

右明內外輕重之分

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在三卿之
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
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
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
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

何必同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
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
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
可得與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縣駒處於
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
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疑未嘗觀
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疑必識之曰孔子為魯司
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
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
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眾人固不識也

告子下

右明仁賢之心

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

滕文公下

右明中正之道

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乎為養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

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

萬章下

右專言為貧而仕之義

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為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並微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衛靈公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

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也雍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
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客不悅曰弟子齊宿
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
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
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孟子
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
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
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並公孫丑齊饑陳
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
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

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之
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盡心下
右聖賢見幾之智

愚謂此皆於智之中有制事之義若孔子去魯
遲遲吾行與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則智之中
有愛君之仁。又案齊人歸女樂孔子行是孔
子所以去之本意燔肉不至而孔子行則以明
其用心之忠且厚也

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
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
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

嘗有所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並萬章下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其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曾子子

思易地則皆然。並離婁下孟子謂蚘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蚘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為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為蚘鼃鼃則善矣所以自為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公孫丑下

右聖賢處物之義

愚謂禹稷顏子以時位之顯晦言曾子之與子思孟子之視蚘鼃以地位之尊卑言孔子去齊去魯以勢分之親疎言行可際可公養之仕以

遇合之淺深言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並陽貨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

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過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猶足用為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子日望之子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公孫丑下

右聖賢行道之心

愚謂此皆聖賢不忘天下之仁心也然孔子之不果去則仁之中有智存焉孟子之不果留則

仁之中有義存焉

苟有用我者暮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道不行乘

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

勇過我無所取材公冶長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

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罕子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

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公冶長甚矣吾

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吾已矣夫罕子

右聖人歎道不行之辭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

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

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公伯寮子路於季孫

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

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

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憲問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

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

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

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

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

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

公孫丑下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

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公

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右論出處而以天命決之

愚謂聖賢蓋以天命曉人封人則以天意觀聖人者也。又案此一類專以窮達言真氏以伯寮之愬臧倉之沮夫子莫我知之歎孟子何爲不豫之語皆爲安義命之事。愚聞之叔父君曰不怨天不尤人爲聖人自道之辭則可若以此論聖人則不可蓋不怨不尤不足以言聖人故也故克虞又聞於孟子是孟子嘗以此教人而亦以此自居矣中庸又以歸之素位而行之君子其所謂君子蓋通聖賢而言者也叔父名可傳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

仁焉子微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告子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衛靈公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冶長

右論人出處而以德行稱之

餘如孟子以清和任稱夷惠伊尹亦是此類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

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旣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

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
 潔其身而已矣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
 烹也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或曰百
 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
 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百里奚虞人也
 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
 之竒諫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
 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
 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
 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
 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
 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並萬章上

右論人出處而以事理明之

愚謂伊尹得聖人之任孟子蓋已稱之百里奚
 於去就之際甚明其智亦有合於聖賢者故在
 所取焉然王者之師伯者之佐相去亦已遠矣
 若比甯武子可及之知則百里又當為優也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
 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
 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
 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

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柳下惠不羞汙君
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
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
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
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孟子曰伯夷
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

公孫
丑上

右論人出處而以一偏之敝言之

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
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
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公孫
丑上

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

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
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
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民以待天
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
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
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
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
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
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
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

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萬章下右論人出處而以聖人折衷之

愚謂孔子之無所不可者由其有處物之義三子之各極其一偏者以其於義猶未精也

作者七人矣○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並憲問楚狂接輿

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太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並微子

右記隱遯以明高世之行
上何為是栖栖者與無乃為佞乎孔子曰非敢為佞

也疾固也。○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並憲問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

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並微子右記隱遯而見聖人中庸之道。

治道

又見君道王道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右總以為治之道言之亦曰為治之序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人定國堯舜帥

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傳九章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傳十章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而學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伯泰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路子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憲問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離婁上

右正以感化之機言之亦曰以教言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為政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顏淵

右因其人而以感化之機言之亦曰以教言

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為政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衛靈公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

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

以禮讓為國如禮何仁里

右正論其所存者以出治之本言之。已下皆以政言

愚案為政以德一章以本效相貫言重在德字知及仁守一章以本末相資言重在仁字禮讓為國及苟正其身二章皆以得失相對言重在讓字與正字出治之本雖不同要皆本之吾身而已故舉德之一字言則知仁莊禮禮讓在其中舉正身而言則所謂德者又在其中若孟子言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是亦主於正身而言之然不得罪於巨室之云乃當時為政之一

道耳非以此為不易之常法也

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

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衛靈公子之武

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

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

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

之耳陽貨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離婁

右正論其所施者以立治之本言之

愚謂親親長長所謂道也禮者所以教人履此

道樂者所以教人樂此道立治之本無他焉亦

曰修道以為教耳

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如殺無道以就有

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並顏淵

右因其人而論其所存者以出治之本言之亦曰以教言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

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顏淵衛君待子而

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

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

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

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

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路子

右因其人而論其所施者以立治之本言之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學雍

也可使南面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

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

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也雍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

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

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

其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

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

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

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

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

可得乎告子下

右正論其所存者以為治之要言之

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

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路子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

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

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立顏淵

右正論其所施者以為治之要言之

愚案孔子論政皆言其常而去食去兵則言其變蓋子貢有不得已之問聖言所以處不得已之勢也

居之無倦行之以忠顏淵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子

夏為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

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並子路

右因其人而論其所存者以為治之要言之

近者說遠者來子路

右以治功之次第言之亦曰致治之效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

病涉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離婁下

右以為治之大體言之

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

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

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

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

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

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

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

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

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堯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於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

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

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

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傳十章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

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

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

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中庸二
十章

右合身心政事所存所施而詳言之

愚案大學所言其要在絜矩中庸所言其要在誠身孔子所以告子張者主於正身愛物則仁

之與敬乃其本與

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收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盡心上

右以政教淺深之效言之

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並子路

右以政成遲速之效言之

饒子曰朞月而紀綱布三年而政化行一世而

教化浹此是聖人作為久近之效七年而可即
戎比之三年有勇知方者有間百年而可勝殘
去殺比之必世後仁者遠甚此是善人作為久
近之效○愚謂三年有勇知方是勇於義者作
為之效三年而可足民是多才能者作為之效
五年七年而為政於天下是師文王者作為之
效皆非善人之可能也

集注以謂教之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
則所以富之者固在教之之中矣

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
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

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梁惠王下盡信

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
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為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

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
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為言

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並盡心下齊人伐燕勝之宣王

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
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

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
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
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
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
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
畏人者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
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
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
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今燕
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

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
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強也
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今
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則猶
可及止也。並梁惠王下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
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
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
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
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
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
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

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

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公孫丑下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

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
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
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有攸
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
臣附於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
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
殘而已矣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
伐用張于湯有光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
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滕文
公下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
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

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
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
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
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
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
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
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
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
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

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季氏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大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告子下

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盡心下

右明興師之義

愚謂弔民伐罪興師之義也湯武之師是已春秋彼善於此者假義而已若魯欲伐齊則貪昧而不知義齊欲滅燕則暴虐而不合義季氏欲伐公臣則強僭而犯義宋不度德量力而稱兵於倍地之四鄰是又衡行賊義以取敗亡者也子之所慎齊戰疾○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並述而

右臨兵制勝之道

愚謂行師之要主敬而已夫子之所慎敬也夫子之言臨事而懼亦敬也敬則心有主宰而能謀故好謀而成必先之以懼也

四書通旨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文化八年刊

